



■ 王志荣

又到了新职工入厂季,看着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门克庆选煤厂党支部书记贾博韬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青年时光。25岁那年,在北京中煤煤炭洗选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洗选”)承接的第一个厂——木瓜界选煤厂内,一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撸起袖子,热火朝天洗煤的场景慢慢浮现在眼前。

“五点式悬空在给煤机巷道里,手持水管,用力冲洗着积压多年的给煤机口。两人轮换,两小时一倒班,不分昼夜,整整干了三天两夜。”那是他记忆最深的场景。尽管当时是12小时两班制的高强度工作,但在每次检修工作中,全厂员工包括1个厂长、2

洗煤“老兵”

看望职工。“为了工作,他真是拼了!”小马经常感叹,而贾博韬淡淡一笑:“洗煤人机动性大,要坚决执行工作指令,指哪打哪。”

作为一名洗煤“老兵”,贾博韬深知责任在肩,长期扎根一线。他将岗位定在生产现场,在原煤搬家倒面现场指挥,在厂房溜槽更换现场盯守,在党员安监局检查现场带队,在原煤仓上刮板机改造现场研讨……为了培养和鼓励年轻人,为他们谋出路、谋发展,他还带动选煤厂扎实开展“导师带徒”,以“竞聘二梯队三培养四激励”的方式,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创新,为运营服务增效创收。

“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拜有技术、有工作经验的职工为师,与职工为友,尊重每个人的意见和建议,近距离接触职工,了解大家的苦与乐,做实事办好事,真正成了职工群众的贴心人。”门克庆选煤厂职工卜瑞航这样评价贾博韬。

多年的洗煤生涯中,贾博韬敢拼敢干,洗选乌金,坚守初心,是年轻人心中可敬可亲的“老兵”。

(作者供职于北京中煤煤炭洗选技术有限公司)



芦花摇曳



■ 刘兰根

初冬的湖水边,一眼望去,连片的芦花随风摇曳。轻轻拉过一株,芦絮轻抚脸颊,细滑如缎,思绪不由得回到多年前,想起那些和芦苇有关的往事。

那年,家里要盖新房,屋顶需用芦苇编织的苇箔。父母借来一辆小拉车,徒步去20里外的湖水边买芦苇,年幼的我只想跟着父母去看看那片水,一边哭一边跟车跑了大半个村子,被奶奶拉回来后,一天都打不起精神。到了晚饭时间,月亮升起来,父母终于拉来满满一车芦苇,在月光下闪着别样的光泽。父亲兴奋地说:“都是自己下去割的,质量好,又省下不少钱。”母亲却却车边劝慰我:“你看看,你要是跟着去的话,回来坐哪里?”看着堆在车上高高的芦苇,我不吱声了。

吃饭时,母亲讲起了鞭打芦花的故事,讲那个狠心的后娘,在冬天给自己的亲生孩子衣服里絮上厚厚的好棉花,却给继子絮上芦花,一鞭下去,花絮飘散。听到后面,我裹紧身上的小棉袄,回屋睡觉去了。

几天后,父亲请来工匠,在院子里编苇箔,我得到一份重要的任务,负责给工匠递芦苇。工匠的手上下翻飞,编的苇箔细细密密,不一会儿就在他的身后铺成了一片。

几年前的秋天,我带父母去湖边游玩,看到了大片的芦苇,母亲又讲起当年买芦苇的往事,一家人欢笑之际,我心底却隐隐泛起了惆怅。光阴似箭,这20多里路,竟是我与父母第一次一起来到这片芦苇地,他们一辈子为生活操劳,平时很少离开村子,而这一次,也成了我最后一次陪他们外出。

第二年冬天,父亲突然离世,本已疾病缠身的母亲,也在三年后离开了我们。

双亲走后,我常常会在某个清晨或者傍晚,独自在湖岸边,看着静静的湖面上波光粼粼,看着湖水边的芦苇随风轻舞,泪眼朦胧中,总会想起那年家里盖新房,想起芦花摇曳间父母的笑容,温暖又亲切。

(作者供职于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检察院)

电通幸福来

■ 张峻

“电通了,俺们致富的步子迈得更快了!”站在山东省栖霞市农家村西山的山坡上,农家村党支部书记衣元良对村庄的发展信心满满。

山东栖霞多丘陵,农家村地处连绵蜿蜒的2500多座山峰的一处褶皱里,全村仅有50多户人家。村子小,人口少,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衣元良回忆,10年前,一户人家的姑娘出嫁,村里却停不下前来迎亲的6辆小轿车。“别说轿车了,走辆三轮车都难。”

以往,农家村村家家户户靠种植大樱桃和苹果维持生计,但由于果树都种在半山腰上,没有上山的路,加之水源缺乏,碰上干旱年景,水果会大幅减产。没路又缺水,只能靠天吃饭,农民的日子过得紧巴巴。

近年来,农家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领村民修环山路、建蓄水池,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路通了,蓄水池建好了,可村里的果园大多在山上,不通电还是没法灌溉,这让全村的百姓犯了难。

得知情况后,栖霞市供电公司主要负责人与衣元良详细了解果园灌溉和产业发展的用电需求,现场勘查线路走向、争取资金项目、制定施工方案、组织施工力量,供电公司投资360多万元,帮助农家村改造供电线路,新增变压器,同时引电上山、架设



滴灌设备、安装智能设备,全村350亩果园实现了刷卡浇地,生产有了保障。

产业旺,才能拔穷根。如今,电力充足的农家村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多渠道增加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其中玉木耳种植作为新发展的特色产业,年产量可达150万斤。不仅帮生产,为进一步拓宽玉木耳的销售渠道,帮助农户卖个好价钱,栖霞市供电公司还组织广场义卖,并将玉木耳产品搬上了电商平台。

“农家村玉木耳口感特别好,无公害、营养价值高,吃了美容养颜。”义卖日这天,栖霞市供电公司彩

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向摊位前驻足的市民介绍,现场还准备了调料,请市民试吃。

电通了,樱桃、苹果丰收了,玉米的销路不愁了,农家村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实了。再看那蓄水池旁,党旗猎猎;盘山路旁,“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标语格外醒目,给人满满的希望。

(作者供职于国网栖霞市供电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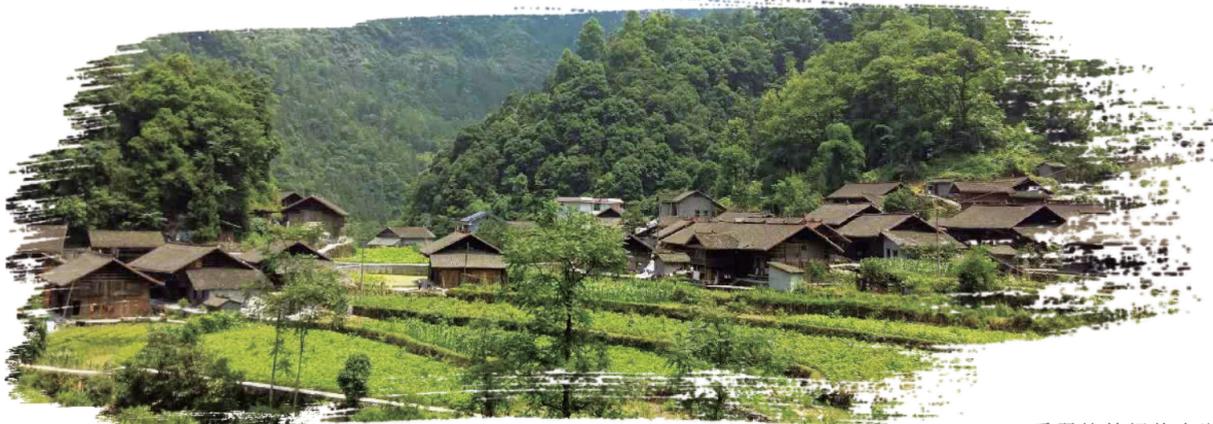
■ 姚明祥

在土家苗寨,常有男孩取名“狗毛”“狗儿”等,意为免遭病灾,易长成人。狗通人性,与人亲近,寨子里的人至今还记得那只叫黑桩桩的黑土狗。

黑桩桩毛色光滑,个小声大。一日深夜,月黑风高,盗贼悄然盗走耕牛。黑狗追去,狂吠猛咬,声震如雷,激荡满寨,吓得贼娃弃牛而逃。社员们持棒撵去,只见黑桩桩咬住牛鼻绳,牵牛往回。大家都说,“这声响,莫不是雷神爷使唤来的?好几辈人才得见这一只!”

从此村寨安宁,再没发生丢鸡跑羊之事。黑桩桩还是狗崽时,父亲用麻绳将它的小尾巴根系紧,以防长尾巴在娃儿吃饭时的碗间摇来扫去。不到两个月,那尾巴就慢慢僵断了,只剩一截浅桩桩。我们驯练它打滚握手作揖,吃饭时不在人前守嘴。它很听话,自去堂屋外台阶上看家护院,从不瞎吠乱咬人。

上山砍柴,我们常常带上它。有一次,它衔来一枚绿色的野鸡蛋,搁我手上,转身不时回头示意我跟上它。我欢跳着追去,在芭茅垄里找到好大一窝,一数七八个,像一大碗菜汤圆。要知道,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碰上这样的好东西,简直就是撞大运。兜回家,做碗蛋花汤,一家人可以打顿牙祭,但若孵出小野鸡“咯咯”唱响荒野,寂静的山坡上也会更热闹。我犹豫着,最后还是将手里这枚野鸡蛋放回窝里。我对黑桩桩挥手:“伙计,咱们不吃这个蛋,你去找只野兔来!”它头点,继续在荒草丛林间穿梭搜寻。



等我们扛柴下坡,它返回追上,嘴里没叼野物,垂首低眼,一副失职的羞愧模样。我摸摸它的头说:“伙计,没关系,下回继续。”它这才昂首快步向前跑回家。

有时,姐姐在另一个岭岗上砍柴,找不到藤子捆束,就朝我喊:“喊黑桩桩拖根藤子上来哟!”我把葛藤打个圈,套在它的颈项,它十分乐意接受这份特差,剑耳竖立,昂头挺立,信心十足。姐姐在那边呼唤:“黑桩桩!”我一挥手:“快给姐姐送去!”它循声爬向山岗,穿越刺蓬、草窠、矮小灌木丛,一路“簌簌”摇响,很快完成任务。

不过,那一次它跟上山却没有回家。我们一夜无眠,第二日清早特意去那面山坡上,站在石桩高处,爬上大树顶端,迎风高喊:“黑桩

桩!”没有“汪汪”的回应,只有野草“吱吱”抚掌,野鸡“咯咯”低鸣。也许被猎人的套绳套住了,也许被山中的蟒蛇缠住了,也许失足掉进了无底深坑……我们流下眼泪,揪心万分却又束手无策。

夜间,大人们坐在火铺上摆龙门阵,说起黑桩桩,都觉得凶多吉少,也甚为惋惜:“好可惜哟!那年偷牛贼……全靠黑桩桩!”要不是大家忙得腾不出空来,生产队长甚至有发动全寨社员上山搜索的想法。

家中没了黑桩桩跳进跃出的身影,院坝没了它大气浑厚的吠声,家静寨宁。突然来的安静,很多人一时不习惯,说话提不起气,干活打不起精神,仿佛丢了寨魂一般。

大约过了十多天,黑桩桩突然出现在屋

后翠竹林间的小道上,瘦得只剩骨架,走路偏偏倒倒的,嘴里却叼着一只麻兔野兔。我们惊喜地迎上去,从它嘴里取下猎物,摸着它骨瘦如柴的腰身又流泪了:“傻得很!咋就不吃了呢?还要拖回来,自己却要饿成瘦猴子!”

可爱的黑桩桩,独自出去了这么久,迷途于深山老林?受困于深涧峡谷?到底经受了多大的磨难,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它终于回来了,寨里人都很高兴,我自责内疚不已。想当初,我随口一个指令,它却铭记于心,拼死践行,险丢性命。

后来,黑桩桩老死了,我们把它葬在屋后菜园。那块地里,长出的蔬菜又青又绿。

(作者供职于重庆酉阳水利水电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苗寨往事